

從殖民到獨立——西屬美洲的集體認同

石雅如

西班牙 Salamanca 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

摘要

由於西班牙殖民，西屬美洲分裂為歐洲（半島人、克里歐佑人、麥士蒂索人）與非歐洲（印歐非婚生、印第安人、黑人）兩大族群社會。從殖民到獨立，本文透過觀察西屬美洲的歷史進程，尤其關注血統、語言、思想模式全然歐化的西屬美洲人，從認同西班牙到認同美洲，從獨立前的「我們的美洲」概念，到獨立後「麥士蒂索」美洲的認同變化。回溯 16 世紀到 19 世紀美洲西班牙人的認同轉化，檢視拉丁美洲集體認同的產生與多元文化認同的建構歷程，並推論抽離外來殖民所形成的「政治統一」，西屬美洲獨立成十多個國家的必然性。

關鍵字：西屬美洲、集體意識、本土認同

壹、前言

1492年哥倫布抵達加勒比海，1543年西班牙王國於墨西哥地區設置第一個總督區，經歷探險、征服到殖民，西班牙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在西屬美洲展開長達三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十八世紀末的西屬美洲社會情勢緊繃，除了西班牙國內面臨政治危機和外部國際環境的逼迫，當時殖民地內部的住民長期遭遇統治框架所造成的結構性不公義引發社會衝突，終於從南美的拉布拉他河總督區吹起獨立運動的號角，1810年西屬殖民地獨立風潮全面爆發。獨立戰爭的領導階層以地主為核心，聯合商人和律師、軍人、地方官員等專業人士所組成。這群「開基祖」和「土生仔」（施正鋒，1998：255-57）就在抗議拿破崙入侵表達「愛國忠君」的情況下領導獨立運動。「土生仔」一開始並未否定西班牙王室主權，也不想切斷與西班牙的臍帶。但是最後，這些原本對歐洲王朝忠誠的西裔美洲人最後出現本土認同，進而在美洲建立屬於自己的祖國。

貳、西裔美洲人的誕生¹

從發現到征服時期，西班牙王國並沒有全面開放女性移民。歐洲女性是在哥倫布的第三趟航行才開始出現在新大陸。1498年西班牙王室首次批准30名女性前往新大陸（Martín，2000：24-25）。首批女性人數僅占該次探險總人數的十分之一，西班牙王室批准這批女性成員前往的目的也非軍事征服，而是希望可以透過她們，在美洲建立一個可以保存優良歐洲傳統的西班牙社會。之後在1508年，當哥倫布的大兒子Diego Colón要前往擔當西班牙島²（La Española）的總督，他那出身貴族³的夫人María de Toledo

¹ 事實上主要是指西班牙原文 *Criollo* 的克里歐佑人，殖民時期父母親為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出生的歐裔第二代，廣意也包括原白混血的麥士蒂索人（*Mestizo*）。

² 今天的多明尼加。

帶了一批隨行仕女與一群卡斯提亞（Castilla）地區最低階貴族的未婚青年女性團體，一起赴任。1509年抵達西班牙島的這批年輕女性們，都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也都依照預定的計畫和島上單身的殖民征服者締結婚姻。透過當時的史料記載（Martín, 2000: 25），西班牙人認為由於這批女性的出現，島上的西班牙人口才得以增加，並建立一個健康的國度。據1514年西班牙島史料的記載，由西班牙人建立的十四個城市中有十三個城市，每三對結婚當中就有兩對的新娘是來自卡斯提亞地區⁴的。

隨著殖民的拓墾，漸漸地所有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都有西班牙女性出現，到1532年征服印加帝國的時候，在巴拿馬和加勒比海地區已經有新一代的西班牙人世代，就是後來稱為克里歐佑的土生白人。儘管後來女性申請前往新大陸的案件增多，但是由於西班牙傳統官僚主義行政緩慢，甚至在塞維亞（Sevilla）還有黑市販賣起核可證。總之，在「粥少僧多」的狀態下，多半只有少數貴族得以和來自西班牙的女性結婚。但是也有像是水手、小卒兵、工匠等，和貴族與高級官員相較「低級」的這類半島人⁵（*Penisulares*）生活在新大陸。這些人締結婚姻對象的首選當然也是來自祖國的女性，因為「幸運的」或許還可以和陪伴貴婦前來的女僕結合，夢想藉著婚姻的締結和貴族沾上關係。若以古埃及王室內婚制的觀點加以探討，這些人努力維護血統純正，實際圖謀藉著締結婚姻的手段鞏固權利。楊宗元（1978: 150）認為這種努力在殖民初期帶有理想性色彩，因為他們認為維持和宗主國相同的典章制度，乃在期許成為「典範」，好讓新大陸的其他地區加以仿效。

據統計（Bethell, 2000: 25, 35），在十六世紀末葉，新大陸包含半島人和克里歐佑人的歐洲白人約有15萬人，對照之後十八世紀的統計，西班牙人移入西屬美洲的總人數只有53,000人，得以推測美洲誕生的克里歐佑

³ 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費南多（Fernando）和阿爾巴（Alba）公爵的姪女。

⁴ 卡斯提亞地區就是當時天主教王國皇室所在的中心。

⁵ 指出生於伊比利半島的人。

人逐漸以倍數超越半島人。十九世紀的時候，歐裔白種人已經高達 320 萬人，當中只有 5% 是半島人。在革命前夕的墨西哥，半島人和克里歐佑人的人口比為 1：70（Anderson, 1999: 65）。儘管人數不多，從宗主國受到皇室欽命前來擔任高級行政管理職責的半島人，延續貴族身分，在殖民社會享有尊榮特權。以這些貴族家庭為核心的半島人社群，精神上效忠遠在歐洲的西班牙王，物質上則以財富權勢的擴張為原則。邏輯上來說半島人的權勢地位的取得都是延續南歐的體制，至於那些美洲出生的第二代呢？父母都是西班牙人的克里歐佑人，生活在西班牙人建立的城市，接受的是歐洲式教育。在血統、語言、宗教信仰、教育各方面都和半島人的條件相同，卻因為出生地的差異無法享有半島人的同等待遇。除了政治方面無法擔任高級要職，土生白人甚至無法擔任教會顯職（主教或大主教），頂多能當牧師、副牧師和傳教士。截至殖民末期的十九世紀 1813 年為止，墨西哥的總督中只有四位是克里歐佑人，總計 602 位的軍事首長和省級行政首長中土生白人出身的僅有 14 位（楊宗元，1978：187、204）。

就族群文化觀點來看，西班牙殖民時期的西屬美洲，其實可以切割為兩大世界：伊比利（歐洲）和原住民（美洲）。但這兩個世界之中卻又分別存在不同的「亞」族群，其中伊比利文化主導的歐洲社會主要為兩股因於「出生地」差別的勢力所主導：半島人（伊比利半島出生）和克里歐佑人（拉丁美洲出生）。相對前者的單調，另一個世界，主要分為三大族群：印第安原住民、麥士蒂索人（混血）、黑人。這裡要特別說明，表 1 中將印歐結合所生子女麥士蒂索人同時放在歐洲與非歐洲文化認同的理由。在殖民地西班牙女性稀少的原因之下，往往是白人男子與印地安原住民的結合。實際上，麥士蒂索人的自我認同也與他們出生的方式有關，出生方式指的是締結婚姻的方式，也就是說，父系和母系的結合是否合法會影響認同的結果。若父母的結合是「不合法」⁶ 的，孩童的成長絕大部分都會在母系所處的印地安社會，這時的認同就會偏向母系。但是這種情況下誕生

⁶ 使用強暴手段導致非婚生子。

的麥士蒂索人，甚至會因為出身的「不合法程序」，被冠上「遭受污染」的原罪，被所處社會所排斥。相反的，若是出身「合法」，小孩將會在父系家庭中成長，這些人雖然在家族中多半地位低落，但還是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與克里歐佑人接觸的機會也高。儘管膚色使他的生活地位與待遇不若純歐裔的兄弟們相當，但觀念、思想教育和自我認同偏屬於歐洲是可預見的⁷。

表 1：西屬美洲文化認同與族群身份說明表

	文化認同	族群身份	說明
西 屬 美 洲 社 會	歐洲	半島人	西班牙出生
		克里歐佑人	西屬美洲生
		麥士蒂索人	印歐混血（婚生）
	非歐洲	麥士蒂索人	印歐混血（非婚生）
		印第安人	原住民
		黑人	來自非洲

十八世紀後半期開始，西裔美洲人喜歡把孩子送到西班牙就讀。克里歐佑人回去朝思暮想的「祖國」進行朝聖之旅蔚為風氣，其中包括南美獨立運動的英雄玻利瓦（Simón Bolívar）和聖馬丁（San Martín）。聖馬丁甚至在西班牙住了二十七年。這些美洲來的年輕人被認為是「富有、遊手好閒，且不被宮廷所喜」（Anderson, 1999: 76）。克里歐佑人接受良好的大學教育，繼承前代祖先留下的土地，具有支配領地內印地安勞工的權力。但是，他們晉級領導階層的機會卻遠不如從西班牙本土來的經社地位教育程度比他們低下的農人和工匠，就只是因為出生地的緣故。Anderson（1999: 66）認為這樣的排斥來自馬基維里主義。儘管這些克里歐佑人與其他非歐

⁷ 合法婚生的麥士蒂索人和克里歐佑人唯一的差別在膚色，故本文將之文化與身分認同歸類為廣義的美洲西班牙人族群。

洲的族群相對是社會的上層階級，他們的存在對殖民地的穩定也十分重要，但是半島人無論如何絕對要維持比他們更高位階的高度，目的在避免被幾乎相同條件的這些人取而代之。

前面提到「富有且遊手好閒」的本土精英們前往歐洲旅行留學，親眼認識祖國歐洲，回到美洲後，四處奔波社交同時也把見聞散播，當然包括「不被宮廷所喜」的訊息。加上出版流通和西屬美洲大學的教育變革，歐洲啓蒙運動思潮透過不同的管道進入拉丁美洲；此外，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世界上重大事件的接連發生，西屬美洲的居民當然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一些後來美洲獨立運動的領導者都曾在美國獨立後到訪美國，親眼目睹自由與獨立的制度。從認同的工具論（instrumentalism）來看（施正鋒，1998：10），殖民後期西班牙王室加強控制使原本克里歐佑人的社會權利面臨挑戰，於是產生不滿，加上原本殖民制度長期造成的權力結構不平等，於是，在相信只有在脫離西班牙的統治才能獲得保障，出現區隔內外你我的美洲意識，最後爲了集體福祉而進行動員。一般認爲造成克里歐佑人「背叛」的主要關鍵在十八世紀後期西班牙王卡洛斯三世進行的殖民地改革，在經濟上加重賦稅、政治上壓縮克里歐佑人的行政權力，激化長期存在的社會衝突矛盾。在無法跳脫不公義的結構性困境，美洲西班牙人由原來的「西班牙認同」出現「美洲人」意識。

參、反抗西班牙殖民的西屬美洲集體認同——「我們的美洲」

擁有和半島人相同血緣文化的美洲西班牙人從十八世紀逐漸開始出現「我們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的認同。這裡的「我們」，指的是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你們，自然是相對的，就是指那些西班牙本土出生的「半島人」。和半島人相同，美洲西班牙人原本也以王室所在的西班牙爲祖國。

然而，母國朝聖和受半島人歧視的經驗，以及長期被拒無法進入殖民地治理核心的不平，面對這種不合理的排斥，產生集體不滿，漸漸尋找也醞釀出集體認同的產生：既然因為出生在美洲，所以不被當成真正的西班牙人看待，同理可證，既然在西班牙出生，那麼半島人也絕不是美洲人（Anderson, 1999: 66）。自此西屬美洲的歐洲社會開始出現認同的分歧，浮現「我者」與「他者」的族群分水嶺。

稱頌以美洲為祖國的說法，一般認為是 1749 年的黎昂（Juan Franciasco de León）所開始的。在和殖民政府的衝突過程中，這位加納利出生的西班牙人重複的提及「我們所摯愛的新大陸祖國」。演說中提出以新大陸美洲為祖國的意識，讓長期在社會與政治上不滿半島人掌權的克里歐佑人獲得共鳴。把美洲是「我們的」的概念明白指涉出來的是米蘭達（Francisco Miranda），他在 1783 年前往美國旅行的日記上書寫出這個概念，爾後也以實際行動表達這個思想（Soler, 1987: 42-43）。他轟動美洲的作品〈給美洲西班牙人的信〉（*Carta a los Españoles Americanos*）中寫著（Soler, 1987: 44）：

新世界是我們的祖國，他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我們應該檢視今天我們在美洲所處的景況，並下定決心為了祖國，建立一個保障我們及後代們權利的黨。

米蘭達同時也寫出「西班牙對我們而言是陌生的異國」這樣的句子，米蘭達的美洲西班牙人的概念和克里歐佑人的社會遭遇連結，同時也出現了反抗殖民不公的國家意識。仔細端詳，「我們的美洲」的美洲認同初期是源自一種正統合法對抗外來侵略的概念，只是正統和侵略的分界點是以出生地為基準。但是排除西班牙出生的因素，探究本土觀點的「我們的美洲」，可以發現在整體美洲的大規模認同存在的同時，也存在著地方性意識。事實上，美洲在十八世紀開始有印刷品流通，儘管發行沒有現代的頻繁，但是至少克里歐佑人除了歐洲母國的訊息之外，逐漸解除了自己居處的區域外其他殖民地的生活狀況。透過地方性刊物的報導，美洲豐富的

原住民文化樣貌受到注意。居住在美洲的人們慢慢認識自己所居住的地區文化並不是單一性質的。1779年 Eugenio de Santa Cruz y Espejo 在作品新路西安諾（Nuevo Luciano）中提到美洲人與基多⁸人的概念（Soler, 1987: 43）。

殖民時期出身貴族的印地安女性和西班牙殖民者因政治利益結合，這種狀況下所產下的麥士蒂索人，同時接受歐式教育並從高貴出身的母親學習本土文化，他們通曉雙語，將聽聞的原住民文化生活的傳統智慧加以書寫紀錄。同時有些印地安傳統歌謠、神話傳說和儀式慣習，則是藉由宣教士學習原住民語言的過程中，將聽聞翻譯成西班牙語，種種這些都驅使殖民地的歐洲後裔也知曉原住民文化的豐饒，然而從發現、征服到殖民，美洲西班牙人對印第安人一直抱持種族偏見，以當時粗糙的西方社會進化論觀點，認為生存競爭資源掠奪反應智識，所以印第安人與大自然合諧相處之道被認為是「迷信無知」。甚至在黑奴制度的施行上出現似是而非的理論，認為來到殖民地的黑人「離苦得樂」，因為在美洲為奴的好處是得以遠離非洲野蠻的部落戰爭。根據 Anderson（1999：59-60）的說法，激發獨立的關鍵因素其實是來自美洲西班牙人對於印第安人和黑奴暴動的恐懼。尤其在見到 1804 年法屬海地由黑奴革命成功獨立之後，這種恐懼在拿破崙於 1808 年入侵西班牙切斷了殖民地與美洲的聯繫達到最高潮。因為獨立風潮爆發前，西班牙王室衰弱到無財力也無能力來維持大批正規軍的駐守的狀態下，西屬美洲都是靠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組織的殖民地民兵，自立擊退外國入侵或是救平本地的反抗勢力。這種對內部勢力的恐懼與設防，讓「我們的美洲」的認同拼圖，在宣告的初期看起來十分虛弱。

政治獲得獨立，結束西班牙殖民統治「我們的美洲」概念終於實踐，但是真正讓美洲人自己管理之下，現實社會所遭遇的紛亂問題又該如何排解？無法否認由殖民民族主義產生的群體美洲意識，在獨立運動時的確扮演極為關鍵的推手，然而，獨立後對抗外來殖民的條件消失，除了土生白

⁸ 現今厄瓜多爾的首都。

人取代半島人的位置成為行政權力的操縱者，制度上並沒有太大的更替。曾經領導南美獨立運動的玻利瓦，認為拉美人民只能接受類似西班牙統治的方式，這位克里歐佑人在 1815 年被放逐牙買加島上的時候，寫作分析南美的情勢，他認為西屬美洲的人民從極差的環境猛然提升，根本沒有處理公務經驗。四年後他在秘魯主張投票權應該只能給有準備的人，認為國家要有強勢的行政權，議員終身職，提倡強勢總統制，甚至說出「不必害怕君主制在美洲重建」（楊宗元，1978：357-59）。

新共和國由克里歐佑人經營，貧窮的農奴和印第安原住民的確不在殖民時期的領地（*encomienda*）和礦區（*mita*）工作，工作地點的名稱改成莊園（*hacienda*），制度卻沒有太大變化。統治階層仍舊抱持著西班牙殖民時的意識形態，社會階級繼續存在差別，內部殖民的不公義引發憤怒，再度使拉丁美洲陷入戰亂。1810 年墨西哥革命，Hidalgo 神父領導印地安農民起義大喊（Soler, 1987: 58）：「瓜達路佩聖母萬歲，西班牙人去死！」1815 年南美巴拉圭東方省政府宣布進行土地劃分，受害的農民控訴（Soler, 1987: 61）：「負責執行劃分的都是那些外來移民，糟糕的歐洲人和差勁的美洲人」。

肆、脫離西班牙殖民後的西屬美洲集體認同——「我們的麥士蒂索美洲」

在面對殖民所遺留的社會衝突尚未解決，無法脫離西方帶來的宗教、經濟、哲學的強大影響，以及長期受到忽視的非洲和印第安原住民意識的抬頭，獨立後的部分理想主義的知識精英開始反思「我們的美洲」是否真的是「一體適用」。

古巴獨立先驅荷西馬諦（José Martí）在他的文學作品〈我們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中提出他對獨立後拉美政治的針砭（Lin, 2005: 17）：

殖民地依然在共和國內存在著，我們的美洲這個口號不過是在拯救那些大人物以掩飾他們的錯誤。

馬諦明白的指出獨立後的新國度忽視廣大的農民，加上接受西洋教育的政治精英從國外引入遙遠且不切實際的制度，並且無禮的忽視那些以鮮血參與獨立運動反抗殖民的原住民族。雖然拉美各國都有理想主義者肯定印地安原住民族對獨立運動的貢獻，給印第安原住民賦予英雄或是反西班牙殖民的先鋒等等稱號，然而印地安原住民文化並沒有因此特別受到重視，甚至遭到殺害⁹。在國族認同的強制下，出現被邊緣化的危機。危機的發生是因為企圖把原住民的文化框限在國家體制之中所造成。政府知道原住民文化是國族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卻強力希望透過教育讓原住民族理解自己是國家的一部份，強調國民身分的認同，換句話說，這種政策走向意圖灌輸大家都是國家的一份子，若過於強調原住民族的文化就是破壞國家認同的團結和諧。尤其獨立後各國陷入自由派¹⁰和保守派¹¹的對抗，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強化共和國體制與延續殖民特權恢復傳統舊秩序的兩個派別展開激烈對峙，生存再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馬諦面對混亂且脆弱的社會結構，理解單一性質的認同似乎無法反應美洲的實際環境，於是提出「我們的麥士蒂索美洲」（*Nuestra América Mestiza*）。麥氏蒂索的西班牙文本意就是印歐混血的意思，換言之，馬諦的主張認為美洲群體認同的深化過程中，本土原生文化是無法缺席的。

1810年11月，墨西哥革命英雄 José María Morelos 宣示：「別再各別稱呼印第安人、穆拉多人¹²，沒有種姓制度，都是美洲人（*Americanos*）」（Soler, 1987: 58）。一個南美打零工的人向獨立英雄聖馬丁抱怨西班牙監工打他，聖馬丁憤怒的說「經過三年革命後一個小半島人竟然還敢向美洲人舉起拳頭！」（Anderson, 1999: 77）Anderson（1999: 69-70）認為，早期西屬美洲民族主義者稱「我們美洲人」（*Nosotros los Americanos*），把國家

⁹ 1823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曾到過南美，遊歷中記載見聞，其中寫著「地區首領的工作是打擊印第安人；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殺了48人」（楊宗元，1978：372）。

¹⁰ 組成份子多半是一般市民、知識份子以及從事貿易的商人。

¹¹ 由貴族和地主階級主導。

¹² 西班牙原文 *mulato*，指的是黑白混血美洲人。

稱為「我們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這個辭彙明確反映在西班牙本土以外出生者的共同宿命。

事實上，「我們的美洲」認同的建構長期受到西班牙殖民的影響與限制所左右，因為獨立初期，除了克里歐佑人和半島人之間¹³，其他社會階層並沒有「革命」般的巨大變動。相反的，延續殖民時期長期的結構暴力，新的統治者大多是戮力維繫殖民時期的舊社會秩序。

啓蒙運動的思想的確深切影響克里歐佑人，但是實際上獨立後的領導者在政策的執行上和殖民時期的權威統治沒有太大的出入。玻利瓦擔憂南美大陸分崩離析為許多小國，他認為南美北部應該出現一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相對的南美南部要有另外一個相當的單位。玻利瓦的兩個美洲(dos Américas)計畫，和殖民時期西班牙四大總督區的行政範圍相似。另一位獨立英雄聖馬丁，雖然覺得邦聯共和國不可行，卻希望能從歐洲請來一位王子，成立君主立憲政體(楊宗元，1978：360)。從這種觀點切入，「我們的美洲」整體意識看起來是歐裔精英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種群體想像建立在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強而有力，但是擊退西班牙人後，再提美洲是一個整體性的政治認同，最終不過是為了統治的需求。獨立後拉美政治精英有成立「美洲邦聯」的想像，其實是西班牙殖民的變形，因為拿掉使用西班牙語，接受西班牙殖民體制的影響，美洲文化自始自終沒有「整體性」，以政治認同為基準的大拉美認同，追根究底是一種內部殖民。這種政治大一統思想忽視了西屬美洲一直以來的「分裂」現實，這裡的分裂指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化版圖，複雜多元的民族。而這種碎裂本質，遠在西班牙人出現之前早就存在。若將前哥倫布時期就存在的原住民族民族認同，套以現代政治認同，那麼拉丁美洲早具備多國國族共存的認知概念。

¹³ 回應種族主義發生的逆轉，獨立後原本「高級」的半島人受到出生地宿命影響，變「低級」(Anderson, 1999：76)。獨立後的美洲文學創作中稱西班牙人是：「討厭的侵略者」、「血腥的老虎」和「無禮的專制君主」(楊宗元，1978：369)。

伍、結語

獨立後「我們的美洲」大認同主要對抗的殖民帝國勢力抽離，原本以出生地為我者與他者區隔的大美洲認同，在土生白人掌權的內部殖民模式下失去正當性。獨立後繼續存在的社會階級差異讓新國家根本無法實現「人生而平等」的宣言，於是十九世紀出現「我們的麥士蒂索美洲」認同。美洲人開始面對管理共同的歷史記憶，除了檢視西班牙征服殖民時期，前哥倫布時期就存在的原住民文化，從非洲引入的黑人文化，一直到獨立解放戰爭時期，甚至可以衍生到後來的獨裁體制、面對帝國主義¹⁴的革命風潮到民主化，這些美洲人熟悉的歷史經驗，都成為美洲人建構認同的支柱。有共同的歷史記憶，重視本土價值並加以保護宣揚，於是美洲認同從對抗西班牙殖民的整體性概念，漸漸轉向承認多元共存的認同。

藉由爬梳西屬美洲的獨立歷史進程可以得知，殖民時期的制度造成複雜的種族文化群體多角衝突，在這前提之下，「我們的美洲」意識凝聚高漲，這個大群體認同的成形是相對於「外來侵略」而來，外來侵略指的是殖民時期的西班牙。在認同的界限建立於隔離相對群體的領域這種概念下，拉丁美洲的集體意識的形成本質，明顯反應出「我者」與「他者」領域界限¹⁵。

或許一個巨大的共同體「我們的美洲」，在殖民時期因於西班牙統治制度使不同單元之間發生的事件令人有想像上雷同的感受，但是西屬美洲的面積實在太大，加上各部份因為地理空間阻隔和族群文化多元而出現差異，事件的本質會由於發生在中美或在南美截然不同。地理空間的區隔使在地認同被接受，獨立後的美洲不再強調單一性的認同；在抽離「出生地」

¹⁴ 面對帝國主義產生的拉美集體意識和殖民末期的認同相似，只是共同的敵人從西班牙換成美國。

¹⁵ 由於對殖民的歷史恐懼，拉美各國之間一直存在對抗外來侵略的高度集體認同，獨立前是西班牙，獨立後則是美國（帝國主義）。

造成的內外之分，「我們的美洲」大範圍的集體想像從單數成爲複數，這也是西屬美洲在脫離西班牙殖民統治後，會分別獨立成十九個國家的主要因素¹⁶。

¹⁶ 事實上獨立初期是以殖民時期的四個總督區形成四大國，但是很快的四大國中的重要聯省和都城紛紛脫離組成邦聯，爾後邦聯瓦解又分別獨立。

參考書目

-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
- 楊宗元。1978。《拉丁美洲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 Anderson, Benedict Richard。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出版社。
- Bethell, Leslie。 2000.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Vol. 4, América Latina Colonial: Población, Sociedad y Cultura.*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 Lin, Sheng Bin。 2005. *Hacia la Libertad: Una Interpretación Sobre José Martí en la Época de la Globalización.* Tamsui: Instituto Posgrad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 Martín, Luís。 2000. *Las Hijas de los Conquistadores: Mujeres del Virreinato de Perú.* Barcelona: Editorial Casiopea.
- Soler, Ricaute。 1987. *Idea y Cuestión Nacional Latinoamericanas: De la Independencia a la Emergencia del Imperialismo.* México: siglo veintiuno.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of Hispano-America: From Colonial to Independence

Shin, Ya Ju

Ph.D. of Social Anthropology, Salamanca University, Spain

Abstract

As result of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Latin American society appears and divides en several ethnic groups: European, Creoles, mestizos, and Indian natives. These mention ethnic group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nd base on the political resources control, the ethnic groups also can be considered as social classe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those European who came from Spain kingdom were the privilege class, they controlle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and were faithful to their mother country in Europe. However, those Creoles, who born in Hispano-America with parents European, although lived in good social condition but they were political minority. Through the political right fighting process, the creoles start pay attention on the life atmosphere in colonial territory. Cross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the Latin America Spanish realize their real condition and start to form a new ident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ir European ancestors.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collective identity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during sixteen to nineteen century.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Nuestra America*” (our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are the centre focus of the study.

Keywords: Hispano-America, Creoles, collective identity, *Nuestra America*